

，所謂詩人的氣魄，在此詩中表露無已，論文字的駕馭，論技巧的運用，論精神的發揮，都異於以前的風格，在此之前，他已寫出四冊詩集了。

「蓮的聯想」的誕生，為中國詩壇留下可供談論的傳說，至今，此詩集仍是毀譽參半，鼓掌的讀者認為詩中的節奏、意象和音色，使現代詩生色不少；揮拳的讀者則認為這只是一個「復辟者」的姿態，企圖讓傳統借屍還魂罷了。其實，「蓮的聯想」在臺灣詩史的演進途中，是相當珍貴的一冊詩集，它使現代詩的西化論者有了一個強大的「敵人」，「中」和「西」的對抗，「古」和「今」的鼎峙，形成詩史上精彩的一頁，這冊詩集將會有人予以重估的。

余光中另一創作的高峯，便是「敲打樂」與「在冷戰的年代」的出版，如果要看他的創作技巧，看他的精神所在，這兩冊詩集是余光中典型的代表作，他的愛與恨，同情與諷刺，熱愛與詛咒，都容納在此二集子裏，他的時代意識可以說藉此二詩集充分發揮了。近期，他又轉向節奏爽朗的民謠風，這種改變只是在技巧上做調整而已，他的精神和主題還是「敲打樂」時期的延續，足證這位積極進取的詩人持有一個成熟的中心思想。

在詩壇，他是一位富於使命感的詩人；在學院，他則是一位富於責任感的教授，所謂「學者詩人」，余光中是當之無愧的。今年，他才四十五歲，還有半輩子可以努力奮鬥，以目前的衝勁來看，恐怕他以後仍將扮演「憤怒的老年」的角色吧。



林煥彰

林煥彰，曾以「牧雲」為筆名，臺灣宜蘭人，民國二十八年生，國民學校畢業。曾為「笠」詩社同仁，現為「龍族」詩社同仁，任職於南港臺灣肥料公司。民國四十八年開始寫作。

一位牧童變成了一位詩人，並不是偶然的。經過生活折磨的人，才知道生命的可貴；經過痛苦的詩人，才知道寫詩的代價。

林煥彰開始寫詩的年齡相當晚，他第一次發表作品的時候，已是民國五十二年的事了。那年，中年一代的詩人已邁進成熟的階段，而當今的年輕一代詩人還在萌芽之中，林煥彰的出現正好介於兩代之間，如果把他的作品劃入老的一代，他似乎嫌小了一點；如果把他劃入新的一代，則又大了些。因此，林煥彰的作品應視為臺灣現代詩史上過渡階段的一位詩人，以他的作品風格來看，則更清楚。

他出生於世代務農的家庭，對於知識的接受並不重視，這種不幸正是造成他幼年失學的主要原因，林煥彰對這段傷痛的日子從不諱言，也並不因此而感到頹喪，他常常把這段記憶做為一生的鑑戒。有些人人生下來就是詩人，而林煥彰則是憑着一股鏗而不捨的精神鍛鍊出來的。他小學畢業那年，便開始一年多的牧童生活，他的轉變則是在進入工廠任職之後，往往利用工作以外的時間自我進修，他對知識有一種饑渴的慾望，到今天，他依然努力寫詩，努力學畫，這份精神可以說由於童年時期的痛苦所激發的。

最初，林煥彰寫詩並沒有一定的目標，他真正自覺到要從事寫詩的工作，是民國五十四年參加「笠」詩社以後，加入「笠」詩社是林煥彰創作歷程的一大轉捩點，從此，他便孜孜不倦地寫詩。他的作品自始便走明朗樸素的路線，這個抉擇是很重要的，因為他出發的那年，現代詩的晦澀之風很興盛，假如他也跟着走晦澀的風格，恐怕很難表現出自己的特性，正因他顯露自己透明的一面，才使人有了「新鮮」的感覺，他的第一冊詩集「牧雲初集」，便是邁向明朗風格的先聲。在詩裏，看不到矯揉造作的姿態，也看不到眉目不清的影子，雖然在技巧上過於粗疎，但已多多少少表現了他可愛的性格。

民國五十五年詩人節，他獲得了中國詩人聯誼會頒贈的「中國優秀青年詩人獎」，接着又於五十九年，獲得中國文藝協會頒贈的「文藝獎章」，這兩項殊榮對當年的一位牧童來說，是相當珍貴的；可是對於一位誠摯的詩人而言，並沒有為他帶來更多的驕傲。他知道要鞭策自己，折磨自己，隨後的兩冊詩集：「斑鳩與陷阱」

和「歷程」，在技巧和語言方面，都已超過第一冊詩集的成績了。

林煥彰的現實生活是辛苦的，從詩裏仍可清楚地看到他遺留下來的汗漬，他在生活中的許多缺陷與痛楚，都在詩中獲得了補償，因此，寫詩和工作就形成了生命的兩面，從艱辛的生活裏擷取詩的果實，藉詩的甜美來滋潤坎坷的命運。

現在，我們又看到他在「龍族詩刊」上寫第四冊詩集——「公路邊的樹」，又再次表現了他對生活的關懷，像這樣一位心胸開放的詩人，實在很難想像當年他竟是一位遭到知識遺棄的牧童。

洛 夫



洛夫，原名莫洛夫，湖南衡陽人，民國十七年五月十一日生，政工幹校畢業，淡江文理學院英文系畢業，主編過「創世紀」詩刊，曾任電台記者，翻譯官，英文秘書，現專事寫作。從十六歲開始寫詩。

洛夫的詩，是以粗獷豪邁見稱的，十年來，他的創作始終維持特殊的風格，讀他的詩好像是飲下一杯烈酒，使讀者的喉嚨感到火辣，血液不覺沸騰。

他寫第一首詩的時候，是在他的故鄉——湖南，這是他一生寫詩事業的開始。由於戰火的緣故，迫使他放下了筆桿，而扛起了槍桿。二十餘年的行伍生活，豐富了他的人生經驗，他曾在八二三砲戰中，面對死亡的威脅，也曾任在越戰的烽火裏，穿過死神的袍影，這些艱辛的路程，為他日後的創作，提供不少詩的題材。